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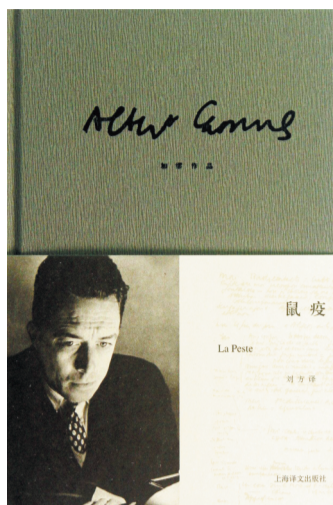
千年记“疫” 瘟疫是如何被书写的



翻阅中外古代典籍,关于瘟疫的记载不胜枚举。在我国,两千年多前的《说文解字》里就已收录了“疫”字,意“民皆疾也”;《后汉书·刘玄传》中记载“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过半”;《旧唐书·五行志》:“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胜数。”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瘟疫来临时人们“像羊群一样死亡着”。《圣经》中“瘟疫”一词的出现次数高达68处……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瘟疫或疫病的肉搏史。

处理瘟疫的经验也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但疫病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文化和社会议题。疫病能影响历史走向,是不容忽视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经受瘟疫之灾的人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或者适宜的?灾难见证是灾难幸存者的一种道德责任吗?从疫病发端、来袭到消失,人们从中该学到哪些教训?疫情之后,除了医学技术专著之外,关于疫病的历史、文学、哲学类卓越作品也层出不穷。

比如每次人类面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重大灾变时,最常阅读和引用的书籍就是《鼠疫》。法国哲学家加缪用寓言的方式描写了一场虚构的鼠疫,其惊人的准确性完全可以让人把它当作纪实作品来读。对疫病的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知识的传承,记忆的强化:汲取教训,吃堑长智。正如加缪在《鼠疫》中写道,“一个人能在鼠疫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鼠疫》

“病”临城下的荒诞与刚健

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1946年完成的小说《鼠疫》中,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打破了阿赫兰城的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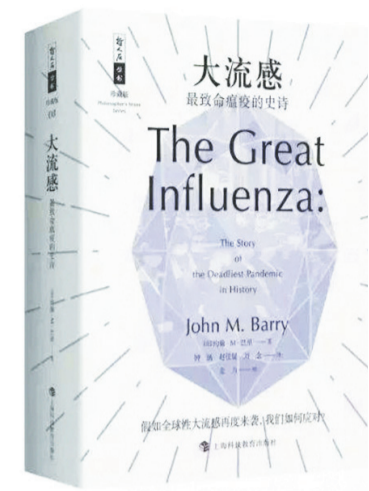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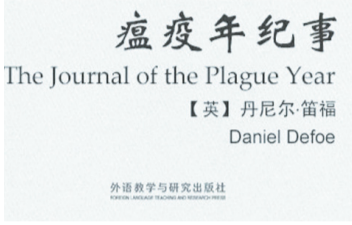
贝尔纳·里厄是一名医生。作为主力医护人员,他几乎昼夜不停地忙碌着,恪守医生的职业操守。在他看来,医护人员最重要的是把本位的工作做好,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保持关注的同时,重要的是做好自我防护,同时对疫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清,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

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整个城市如同放了长假,日常工作停止,人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渡过难关,等待鼠疫出现平息的迹象……正如它的突如其来,鼠疫终于在某一天悄无声息地结束了。阿赫兰城的城门打开了,人们重获新生。

但里厄医生在默默思考:瘟疫将人们玩弄一番之后突然撤离,人们是应该高兴,但人类的荒谬处境改变了吗?加缪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发出他的哲学式警告:“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完全免受其害,鼠疫杆菌不会灭亡也不会永远消失,它可以沉睡几十年,也许有一天,鼠疫又要制造人类的苦难。”

反法西斯侵略是加缪写作该书时的主要意图,但《鼠疫》像长了翅膀似的超越了作者特定的时代隐喻。其中关于人在极端、失序、近乎荒诞的状况下该如何作出选择,人性的软弱与坚强,拷问着每个时代读到它的人。

尤其是加缪作为哲学家对疫病与人的深刻反思,其敲响的世纪警钟,一直在书页中响起。里厄医生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但他仍尽医生的本分,忠于职守,医治病人,其坚韧、其无畏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而当人们被他的献身精神感动,他说,“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除了刚韧谦虚的态度一直给读者



《大流感》

强大的心灵能量注入之外,“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更是回荡在历史的长廊里,回荡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

黑格尔也发出他对人类犀利的批判: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是,人类从不从历史学到教训。如果想要打破这个咒语,只能靠人类的反思和觉醒。这或许也是哲学作品《鼠疫》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

灾难见证的个人责任

1665年的伦敦,被一场大瘟疫突袭。瘟疫先是从荷兰被带过来,夹在货物当中,在德鲁里胡同的一座房子里暴发,随后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这场瘟疫夺取了约8万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

关于这场大瘟疫的记录,最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来自一本小说。这就是写过《鲁滨逊漂流记》的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也被翻译为《伦敦大瘟疫亲历记》)。

笛福将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名叫H.F.的伦敦鞍具商,独自留在瘟疫蔓延的城市。耳闻目睹各种惨淡景象的他,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书中的描写相当详尽,简直像是关于那个“大疫年”的一部百科全书,以至于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笛福经历了那场灾难。

实际上,伦敦暴发瘟疫那年,笛福只有5岁。他将自己精心搜集而来的材料,用文学的方式呈现,起到了比很多史料记录更撼动人心的效果。笛福说他是“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这种将虚构与事实进行搅合写作的夸张艺术,被拉美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继承下来,写出了《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

笛福通过他的代理叙述人告诉人们,“灾难的见证者,是有责任去揭示灾难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作用的,因为这才是灾难所能造成的最大灾难。但是,见证者也需要让人保持活下去的信念,不是苟活的信念,而是要尽可能有意义、有良知地活下去。”

与疫病交战的成与惑

在很长时间里,在与疫病搏斗的战场上,人类伤亡惨重,难免畏惧。但却从未真正退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伦敦,每隔个四五年,就要暴发一次霍乱,每次暴发都要夺走伦敦上万条生命,进而波及到整个英国。一位医生和一位牧师,曾经通过绘制成一份特别的地图,推动了整个伦敦城市下水道公共设施大进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让后人得益。美国学者史蒂夫·约翰逊在他的非虚构作品《死亡地图》中,对此有详尽的阐述。

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人类胜果扩大。一线战斗的医生和科学家们的故事,也成为被书写的重要对象。在美国作家约翰·M·巴里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我们看到保罗·刘易斯这样的一个个为医学研究付出青春、血汗甚至生命的科学家们,不惜燃烧生命来点亮知识的明灯,抵挡病魔前进的脚步。从流感暴发中获取的科学知识,大大推动了医学发展。

疫苗的研制与改进是人类对疫病宣战的重大胜利。关于疫苗的故事,也是勇气的故事。法国作家让-弗朗索瓦·萨吕佐《疫苗的史诗》所讲述的“疫苗的史诗”,也是一位又一位科学家、医学研究者的史诗。正是靠这些人的不懈努力,疫苗才能从无到有、从初长成到日渐成熟,造福人类。

疫苗使人类从上帝手中夺回了与疾病斗争的主动权,然而,隔三差五曝出的“问题疫苗”又令人揪心。美国女作家尤拉·比斯由于担心孩子的健康,开始了一场针对“免疫”的细致调研。最终她《免疫》里写到,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疫苗的种种焦虑,来自人类面对永恒的不可知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的一种无力感。最终她将其归结为:选择。“在我们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代中,人们应当如何动用理性的力量去思考各种重要问题,如何去除偏见,如何接近真实,如何判断,如何抉择。”毕竟,在当今世界,每个人的身体和命运都与世界密切关联。

相关链接

讲述瘟疫的6部作品

1.《失明症漫记》(若泽·萨拉马戈)

这本书出版三年后,葡萄牙著名作家若泽·萨拉马戈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伟大的小说曾被搬上银幕。这本书不仅是领略独特文学风格的绝佳机会,也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作者将该作品定义为“描绘、批判和揭露一个腐烂而错位的社会的小说”。为此,他打造了一个人们在一夜之间失去视力的社会。该书不仅展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也展现了国家为控制其一无所知的瘟疫而采取的绝措施。

2.《末日逼近》(斯蒂芬·金)

惊悚小说之王绝不会放过未知瘟疫这一题材。《末日逼近》是这位多产的美国作家的第四部作品。该书是1978年出版的后末日类型的恐怖悬疑小说,并于1990年重新编辑后再版。《末日逼近》是斯蒂芬·金在全球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他在美国市场最畅销的作品。书中分三部分讲述了一个家庭的逃亡和一种生物武器的扩散。这种超级流感病毒被称为“蓝色专案”,致死率高达99.4%。

3.《最后这个人》(玛丽·雪莱)

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于1826年创作了这部“世界末日”科幻小说。这部小说由三卷组成,描述了一个瘟疫肆虐的未来世界的故事。一种致命的瘟疫导致人类灭亡,但一名贵族具有神奇的免疫力,因而幸存下来。当时,这部小说受到了广泛批评,被指“令人作呕”和“残酷无情”。

4.《复仇女神》(菲利普·罗斯)

这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最后一本小说。该作品融合了作家在生命最后几年中的创作风格,讲述了虚构的1944年新泽西州纽瓦克脊髓灰质炎大流行背景下的故事。《复仇女神》是一部关于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的伟大小说。

5.《营救距离》(萨曼塔·施韦夫林)

这是阿根廷女作家萨曼塔·施韦夫林的第一本小说,于2014年出版,受到了广泛欢迎,以至于帮助她在2018年赢得了雪莉·杰克逊最佳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在生态学的框架下将恐怖题材与世界末日的幻想结合在一起,涉及了超自然现象和人类最深层的恐惧。该书展现了一种失去控制的瘟疫引发的恐惧、绝望和妄想,具有现实意义。

6.《猩红疫》(杰克·伦敦)

该作品于1912年出版,着眼于一个多世纪之后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确切地说是在2013年,当时地球上各主要城市暴发了迅速蔓延的瘟疫,感染者不分年龄、性别或社会阶层。“心率加快,体温升高,然后出现猩红色皮疹,像野火一样散布在面部和身体上……”小说中写道。《猩红疫》刻画了文明的脆弱性,即当人类醉心于发展巅峰之时,大自然可以突然改变一切。

本版稿件据《华西都市报》、新华社客户端